

姓名：梁文靜

學校名稱：勞工子弟學校(中學部)

年級：高一

組別：高中組

獎項：亞軍

## 不尋常的美

世界上沒有東西是完整的。

如果有，那一定猶如一枝斜臥初綻的花，開的太飽滿，被斜風細雨壓折了枝桠；陽光沒有如約落在廣闊的平原鋪上一片完整的金色，而是落在樹梢間被編織成斑駁的光影，灑在細碎的草叢中閃閃發光；一支中空外直的竹子無法奏出美妙的樂聲，若它被雕琢上幾個小孔，自然能奏出抑揚頓挫的音調。

我想，他們不是不美，而是美得不尋常。

我上小學時班上有個女孩，她有先天智力障礙，班上沒有人願意和她一起玩。後來老師把我們倆安排成同桌，她不喜歡說話，我也嘗試著與她交談。漸漸的我發現，她並沒有大家所說的那麼笨，那麼討厭，她只是難以理解那些生澀複雜的公式，無法一字一句把拗口冗長的課文熟練背出，甚至膽怯與其他疏遠她的同學交往。

沒有人知道，她是一個內心柔軟的女孩。她可以耐心地花上一整天，將細軟的枝蔓編織成層疊環繞的花環；她喜歡編故事，也喜歡講給我聽，她很厲害，想像力豐富，天馬行空；她很羞澀卻很善良，面對曾羞辱她疏遠她的同學，她仍勇敢地釋出善意，連他人給予的一句道謝，也能高興許久。

我終於明白，上帝為你關上門的同時，定會為你打開一扇窗。她無法從門中走出去擁抱常人的美好，但能從窗子看見常人看不見的遠方，長空無際，天碧如藍，有飛鳥展翅，乘風而上，追逐太陽。

“尊重殘疾兒童逐漸發展的能力，並尊重殘疾兒童保持其身份特性的權利”——這是最想最想，告訴那些欺負她的人的話。我們應該學會尊重每一個人而不是嘲笑弱者，我們應該保護弱者而不是使弱者深陷無辜和迷惘，我們應該學會

發現他們不為人知的美，而不是令這種美埋沒塵土，隨風而去。

走在街上，總能看見各種各樣的街頭賣藝，其中不乏殘疾人。有的人失去雙手，用腳寫出漂亮得讓人讚歎的文字；有的人失去了雙手雙腳，擺上一個小碗，靠在樹邊，就唱起了鄉音濃重的山歌；甚至有殘疾人團體在廣場上賣藝，有人跳舞，有人吹拉彈唱，還有人變魔術……我常常驚異於他們生命力的頑強，見過人心險惡，經歷過人生低谷，卻不畏懼世俗的目光，沒有一心尋死也沒有怨恨世界，而是從黑暗和死地中堅信未來的可能性，並為此不斷攀爬。

他們的表演，我曾認真認真地站在廣場上從正午看到太陽西斜。

真的很好看。哪怕他們唱歌五音不準，跳舞或者魔術有一點小小的失誤，我所欣賞的，是他們經歷過這麼多不幸，當錢幣被投進箱子裡咣噹一聲，他們仍能心懷平靜地感激；是他們沒有拋棄尊嚴向人們乞討，而是選擇了另一種讓人肅然起敬的方式，從淋漓盡致的筆墨中揮灑自己與命運抗爭的鬥志，從歌聲中吶喊對生活的憧憬，對美好的嚮往，那一聲聲琴音錚錚，冷冷如漫天花雨，珍珠亂瀉，群山萬壑都在迴響餘音。

有言道：“尊重差異，接受殘疾人是人的多樣性的一部分和人類的一分子。”

於是我常回想起那些在廣場當觀眾的日子，哪怕他們和我們不一樣，也能奏出完全不遜色我們的曲子，我們能接受世上有不同的人種，不同的文化差異，為什麼不能接受他們呢？為什麼不能為他們伸出善意的雙手，同甘共苦呢？如果他們能充分和切實地參與和融入社會，沒有歧視，沒有障礙，機會均等，男女平等，使大道之行，鰥、寡、孤、獨、廢疾者皆有所養，那當今社會，一定是另一番光景。

世界上沒有東西是不完整的。

但這世界上，總有東西是不尋常的。我們這些尋常的人，卻不懂得發現不尋常的美。

我同情他們是殘疾人，但我更敬佩他們不甘屈服命運的錚錚鐵骨；敬佩他們在刺骨寒風中開出一朵名為生命的花；敬佩他們穿行過歲月的塵土和風霜，經歷過人情冷暖，仍能堅強地活著。

他們是完整的，擁有完整的感情，和完整的信念。因此，我們應該尊重殘疾人的固有尊嚴和個人自主，包括自有做出自己的選擇，以及個人的自立。

當你矯健的步伐穿越過大街小巷，登上過高山閣樓，踏遍那麼多年的春夏秋冬，不要忘了有人無法站起，只能孤獨地坐在一旁看著夥伴們越走越遠；當你遊歷過萬里江山，見過小橋流水，也見過大漠長河，不要忘了有人行走在黑夜中，憧憬藍天，嚮往光明；當你熬夜玩電子遊戲，傷害身體，漠視生命，不要忘了你所看來再平常不過的東西，是有人夢寐以求的一切。

殘疾人是完整的，他們很美，只是美得不尋常。而我們，需要去發現這些不尋常，尋找不尋常的美。